

淮南子

目 录

卷一	原道訓	1
卷二	俶真訓	12
卷三	天文訓	21
卷四	墜形訓	34
卷五	時則訓	41
卷六	覽冥訓	51
卷七	精神訓	57
卷八	本經訓	65
卷九	主術訓	72
卷十	繆稱訓	89
卷十一	齊俗訓	99
卷十二	道應訓	112
卷十三	汜論訓	128
卷十四	詮言訓	143
卷十五	兵略訓	154
卷十六	說山訓	168
卷十七	說林訓	178
卷十八	人間訓	187
卷十九	脩務訓	205
卷二十	泰族訓	214
卷二十一	要略	230

卷一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淳，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輒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澆，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諭覆育，萬物群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羶，鳥卵不覈，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并~~含德之所致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

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忽，□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跡，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拵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昆侖，排閭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埽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

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媚媼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棋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于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竅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鷂搏鷙，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

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絁不，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鷓鴣不過濟，口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口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境墉，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

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蹶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錙之與刃，刃犯難而錙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

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口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推~~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穆恣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闔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跡，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口，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其魂不躁，其神不嬈，湫漻寂寞，為天下臬。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

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危行險，無忘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鈞射鸕鷀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權不忻忻，其為悲不惓惓，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鍾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于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

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馳要褭，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湔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為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滾瀟，浸潭眾蔣，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黑，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喞喞，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

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蟻貞蟲，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躡越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嶼列埒之門，而躡蹈于污壑阱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鈎，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

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卷二 俶真訓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蓂，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霏，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蘼，萑葦炫煌，蠓飛蠕動，蚊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一

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昏，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為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媿，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

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擗揆挺捫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瑰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擿，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蟻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斡之一毛，無所概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糝，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口，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雖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坵之宇，寂漠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

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闔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治工之鑄器，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口，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菴，遼巢彭澗而為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口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捫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適足以翱翔。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

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剖口，雜之以青黃，華藻鏘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事其神而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

而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梲木色青翳，而羸瘡蝸眈，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暝于溷瀾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昧□□，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提挈陰陽，搏掎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慄跄離跂，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

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握德口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螻振繯物之豪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睹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蕪，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嬰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

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為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窳。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群，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疾口、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蚊口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來，撓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蚊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口，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

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于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稚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舡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勗**真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卷三 天文訓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道始于虛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蠅眇。火上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

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

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群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太微者主朱雀，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經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

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蹄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

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

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群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鬻，施恩澤。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群禁，飾兵甲，倣百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殞，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丙子干戊子，大旱，眾封燻。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隊。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鋪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為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蟻蟻也，律受太蕤。太蕤者，蕤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闋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

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蓂定，蓂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蓂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

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觔。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觔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為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為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涪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

闔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參為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日德，辰為刑。德，綱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

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嶺、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典~~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

萬物乃成。蛟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蓬。單闕之歲，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執徐之歲，歲早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歲，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敦牂之歲，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離。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涿灘之歲，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歲，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大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赤奮若之歲，歲有小兵，旱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為方一里，先春

分若秋分十餘日，從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為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為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卷四 墜形訓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寨，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洙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寨？曰太汾、澗阨、荊阮、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飈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

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殞，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殞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殞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僂，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

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癯，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瘿，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壩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秣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口，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

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歲，歲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嚙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洧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口，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兇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印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禽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教~~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

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灌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雒棠、武人在西北陬，虬魚在其南。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昆侖、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和丘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昆侖。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后稷壘在建木西，其人

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楊戾。濁漳出發包。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漢出蟠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衽出瀆熊。淄出目飴。丹水出高褚。股出嶠山。鎬出鮮于。涼出茅廬、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紿，合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泥塗淵出櫛山。維濕北流出於燕。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皋稽，閭闔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玄□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介，□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日馮生陽闕，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草者生於庶草。海間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蕞，蕞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

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瀕，黃瀕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瀕，青瀕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瀕，赤瀕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礪，白礪九百歲生白瀕，白瀕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玄瀕，玄瀕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

卷五 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麝，毋卵，毋聚眾、置城郭，掩骼蕪醜。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正月官司空，其樹楊。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為鳩。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概。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氣早來，蟲螟為害。二月官倉，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天子烏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困倉，助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畢弋，置罟羅口，餒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戴鵲降于桑，具撲曲筥筐，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榦、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乃合口牛騰馬，游牝于牧。令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

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螻蝻鳴，丘蟪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以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四月官田，其樹桃。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鶡始鳴，反舌無聲。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命樂師，修鞀擊琴瑟管簫，調竽箎，飾鐘磬，執干戚戈羽。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以雉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群，執騰駒，班馬政。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不孰，百膳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

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羸，其音宮，律中百鐘，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雷，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為□。天子衣黃衣，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鼃，登龜取鼈。令滂人，入材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稭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眾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牆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瘡疾。七月官庫，其樹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嚙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群鳥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稔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視肥臞全粹，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

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太僕及七驪，咸駕戴荏，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命主祠，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窶。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並興。九月官候，其樹槐。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藟，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鍔，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群禁，禁外徙，閉門閭，大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固封疆，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飭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營丘壘之小大高

痺，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為上。工事苦慢，作為淫巧，必行其罪。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檀。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鴉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眾，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 月。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麩麩必時，湛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蟪結，麋角解。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

其樹棗。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氏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雉雊，雞呼卵。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右。命有司，大儼旁礫，出土牛。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口，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顛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眾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

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括，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稔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群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離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群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群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

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圜，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以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愨以固，糞除苛慝，~~亨~~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卷六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癡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歎歔喞，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叫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

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眾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為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淳鉤之劍成；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今夫調弦者，叩

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口，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虯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嚼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磐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遭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鷦，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跡，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驚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鷄雞於姑餘，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昔者，~~王~~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

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虛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倨倨，興眊眊，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蹢蹢，其視暝暝，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

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口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群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無注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駟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消知能，脩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羲氏之跡，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口喋苛事也。周書曰：「掩

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捋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輪也。潦水不泄，潢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瀦而無源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卷七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閔，瀕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踞烏，而月中有蟾

蝮。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志勝而行不僻矣。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

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攬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

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知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拵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糝；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遽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愔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口醜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响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躩，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拵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

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斲。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蝮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口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睹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紜，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概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

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侘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慚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飢，與守其、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死之與生，一

體也。今夫繇者，揭鑿舌，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菽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踟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懸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

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箒、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卷八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移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於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元至碣而運照，鳳麟至，蒼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逮至衰世，鑄山石，口金玉，撻蚌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剗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雹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霽，而萬物焦夭。菑榛穢，聚埽畝，芟野茨，長苗秀，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椽檐椳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脩揆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削口削鋸，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

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蛩滿野，天旱地坼，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鷲矣。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眾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眾宜，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眾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澹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說也，掉羽、

武象，不知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於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愴然無欲而民自樸，無襪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口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躡，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

草木，而民無所食。猥貍、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貍，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淖，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床，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剝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眾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跡，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

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于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口，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群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為正，壤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窈而不親；大而行小，則口隘而不容。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標林構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瀟滅，菱杼紵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滅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遭迴，以像渦、浯，益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

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昆侖，脩為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紜，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輝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籩簠，纏錦經淫，似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馱足目，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鍼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

無所發貺，故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澹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卷九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纆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

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報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捭稅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口，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鞞鐵鎧，瞋目扼腕，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

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扃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首，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兮，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憚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

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而服駒駉；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人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遍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舸伸鉤，索鐵歛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一人被之而不衰，萬人蒙之而不徧。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通矣。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

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跡，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而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是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闔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馱。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眾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群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群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

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眾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群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遍，運照海內，群臣公正，莫敢為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跡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跡，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眾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群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為智者務於巧詐，為勇者務於鬥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駮駮，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跡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三。豫讓

欲報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跡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鷲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蹤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

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修者以為櫓棹，短者以為朱儒枅櫨。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奧窔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眾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眾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

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削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口，口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睹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

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富貴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

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口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遍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駿驥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駿驥而朝，

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唐。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斲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床蒹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

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瘠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麇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罟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鷄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羸~~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

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豪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

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

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黓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卷十 繆稱訓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口，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

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滿如陷，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剝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

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榘，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鱉沈，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運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慚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

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慚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鬥。故曰：「兵莫慚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躡，躡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筮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

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眾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篴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愆於不己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愆，如鶉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為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嘖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口倨佞，知情偽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口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子產騰辭，獄繁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己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

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人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膻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群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_二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綿綿，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慢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

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慚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群，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于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眾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

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嘸，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瑟，大絃口，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

櫻，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口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眾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卷十一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忤；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淫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躄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楨、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絳羅紈，必有菅屨跣跣，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蟆為鶉，水蠶為□□，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

「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口，炮烙生乎熱斗。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詎，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口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

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棋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貉得埵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濊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騃，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

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澹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敵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勦鬻，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肩摩於

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劓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踞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裸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緘之服。悲哀抱於情，葬蕕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禋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蕕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

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雷，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翬，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灶，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眚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窳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非~~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跡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衿紱，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

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誦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昆侖。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偃以之斲，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

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如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榱桷豫樟而剖梨之，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棹，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剗斲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斲。何則？游乎眾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鑊、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眾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故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一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

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

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跣屨，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刮鬪無跡，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銖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騶裹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噉，獸窮則口，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

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屨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為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四馱馱，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佯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

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佞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噉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拏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

褐不掩形，而煬灶口；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世~~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卷十二 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

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

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憊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髻歛，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蝥蝥驅驥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蝥蝥驅驥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僞。以僞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

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

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

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

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

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

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眾。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齏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岡口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

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桮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纓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闔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鍬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

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欽非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欽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

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鬥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耆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卷十三 汜論訓

古者有鑿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口虻。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甌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窳木方版，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為鞞蹻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而作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用

櫛，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姿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

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策鋳而御馭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時之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鬥。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

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紉~~則因獠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

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

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跡，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跡，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己

者，而反備之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寘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蹶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奪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蹶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跡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韞躡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窳，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臾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奪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寸而伸尺，聖人

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揜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眾，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

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內不慚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上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閻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臯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

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遍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

以近論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

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荊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山出臯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襍祥而為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斬其肘，枕戶櫛而口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相戲以刃太祖斬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鬥，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櫛而口，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掎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襍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

遠矣。而愚者以為禳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灶、門戶、箕、白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故炎帝於火，死而為灶；禹勞天下，死而為社；后稷作稼穡，死而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視不若鼠，口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

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眾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卷十四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跡，遊無朕。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跡。動有章則詞，行有跡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跡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棗，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蝮豸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

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為敗，毋親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

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忤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楚勝乎諸夏而

敗乎柏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斃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

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鬥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鎚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

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眾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昆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

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眾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跡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

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懼，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眾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馱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臠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口一守，不違啟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

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鬥，一贏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鬥者雖強，必制一贏，非以勇也，以不鬥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床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憊，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度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鬥，鬥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葷，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

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卷十五 兵略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

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獼獼，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蕪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

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 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條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處大而不窹，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溔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鬥。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闔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捩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

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縮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賚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眾同也。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灶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潁、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修鐵短縱，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眾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跡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懼。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擗筴，奮儋鑿，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鬥，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

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眾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口；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鞀，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地，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

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口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卻笠居，羊腸道，發笥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眾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

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速，人不及步錙，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眾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廬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鱉不動，不環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眾，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掙；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眾，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眾。」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眾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眾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

才，悉用其力，以少勝眾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眾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為魚鱉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眇眇，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篋，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檐，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

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眾，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如夏，湫滲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跡，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

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鬥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嘖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

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興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鬥，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賚、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襍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竭，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鎡鉞牢重，固植而難恐，~~是~~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榦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

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鬥，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僥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

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于軍中。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卷十六 說山訓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輻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為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

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跡者，非能生跡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堦堦，遠之故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豪，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

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牆之傍不可以立。執獄牢者無病，罪當死者肥澤，刑者多壽，心無累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楗。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蔥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虵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執彈而招鳥，揮柷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氣召也。剝牛皮，口以為鼓，正三軍之眾，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為之不采。為儒而踞里閭，為墨而朝吹竽，欲滅跡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閤飲者，非嘗

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醜則不得醜，不求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眾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概而未得主名也。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青而

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噉，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芻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竭而走；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驎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以潔白為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屍。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鰲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鑊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句餓。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跡而知著書，以類取之。

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裸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斃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礪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鎚之礪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眾止。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躡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得也。楚王有白蟻，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蟻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高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入，則為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而眾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

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狼，狼眾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眾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撓椎。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髡屯冰牛，既口以口，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尚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鴉炙，見卵而求晨夜，見麇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

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明月之珠出於蠅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為賤，正三軍之眾。欲學歌謠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口，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箠甑甗，在口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眾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修不足。□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精藉，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蛇散積血，斲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螫，鵠矢中蝟，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

掇之眾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物固有以剋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或斷臂而顛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韋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蹇截玉。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鬥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挫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口地而為跡，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黥黑，咎犯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先裸而浴則可，以浴而裸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污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朱

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寇難至，瞽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也。故使盲者語，使瞽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熊羆之動攫搏，兕牛之動以觚觸，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撒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速為上；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鑊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靡勿釋，牛車絕麟。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人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卷十七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楫，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跡，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蚩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口者淺矣，然待所不口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口，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貽盲者鏡，毋予瞽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楛；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眚。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騅禮；能有修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鬥，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聽

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憎，錯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蚤□而來蛉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璧瑗成器，礪諸之功；鑊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壞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冠則戴致之，□則□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卻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況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涿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檠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檠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蹇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駮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床似麝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

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蹄彘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齒，孰先嚙也？鎗之與刃，孰先斨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口，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棘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口苗類絮而不可為絮，麋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

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砲而發痲疽，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鱉，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蝮豸之捷來乍。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鰲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于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飢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必以輪；條可以為纒，不必以紉。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蠹眾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其適。湯沐

具而蟻口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礮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翬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燃；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虻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裸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膊炭燠，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口者扣舟；罽者抑之，罽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鬥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鬥於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嘗，救鬥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簪。頭口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為。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

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睹，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鶻，太山不上小人，旁光不升俎，駁不入牲。中夏用箠，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獻公之賢，欺於驪姬；叔孫之智，欺於豎牛。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以口之足，眾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醯之美，始於未釀；黼黻之美，在於杼軸。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馬齒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再生者不穫，華大

早者不胥時落。毋曰不幸，甌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為螻，孑孑為口，兔齧為蟹，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口燭掬，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雖欲謹亡馬，不發戶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甌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蠶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為杙；心所欲，毀鐘為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思於

道，而居者夢於床；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蠅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寅丘無壑，泉原不溥；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烏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

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治不能鑄木，工巧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鱉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涇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臨淄之女，織紉而思行者，為之悖戾。室有美貌，繒為之纂繹。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拵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伾。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口。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況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卷十八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口，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口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蛄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

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襪，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口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游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

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僇。故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叨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

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面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

「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魑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魑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洵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

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口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

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

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口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荊之所以

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游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剖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

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剝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罅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眾，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鬥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鬥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虻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

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篋也。且唐有萬穴，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口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

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

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游，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

菽、杜菑，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亡削殘，口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冢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

焉；荊欻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

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眾與人處則謹，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眾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

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蹠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慄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眾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卷十九 脩務訓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虻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讎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 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

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口，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胛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輻，山之用纂，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眾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

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悠慚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蹄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以嚼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廬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

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蠶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哆囓，籬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佻侏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論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躋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鋸而行；駑馬，雖兩鋸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鋸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為此棄干將、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眾。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詵；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

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口水也。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口，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晝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梱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鬥，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螳知為埵，獾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菁，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跡，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眾，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

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攬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口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槩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躑躅，跋涉山川，冒蒙荊棘，百舍重趼，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豪，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

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蹶沙石，蹶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

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驪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眾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

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嫵、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口酺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餘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口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蜎自縱，好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榘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卷二十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烽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噞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喆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祿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

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口，蟻口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

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口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箏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

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

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饈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鈎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

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鬥，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眾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眾易之，於以任人，易矣！

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口，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眾。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齧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口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苟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其無人。」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

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

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鷓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躡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

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勿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擗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

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鬥。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敝，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

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

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軸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生~~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綰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口，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

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口，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棋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讜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卷二十一 要略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口大宗，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澼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疇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墜形者，

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眾，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擣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通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命~~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

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攢掇呢齶之口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矚，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窺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紲，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

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口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

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滷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燬，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為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口，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禡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撻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

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贛，梁丘據、子家嚮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科~~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